

怀念母亲

张炳岳

今年4月8日清明时节，细雨霏霏。91岁的母亲离开了我们。她走的时候安详而宁静。

母亲信仰基督教，教会为她做了安息聚会。出殡那天，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，亲朋好友和邻里一同来向我母亲——这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告别。

我母亲勤劳、善良，极富同情心。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，我母亲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。

我从童年记事起，就看到母亲一路走来非常艰辛。我排行老大，底下还有五个弟妹。一家子子的生活花销除了父亲微薄的工资，就靠母亲勤俭持家了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是国家最艰难时期，又赶上办大食堂吃大锅饭。我家定量供应的大米饭不够我们兄弟姐妹们吃的，母亲的碗里常常是空空如也。她吃什么呢？剩下的只有糠秕、藕渣和野菜了。母亲忍饥挨饿把我们兄弟姐妹拉扯大。当我们陆续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家徒四壁，生活难以为继，我们都面临辍学的窘境。是母亲在忙完繁重的家务之后，又以单薄的身躯干起了粗活：搬砖块、抬石头、挖泥土、拉碎矾、挑矿石等，男人的体力活她居然样样都能来。以此挣钱贴补家用，交学费，让我们兄弟姐妹能延续学业，没有一个因家庭困难而辍学。

我母亲还是个助人为乐的人。我们兄弟姐妹们长大成人后，她有空就帮助有困难的乡亲们，如照顾病人等，甚至不认识的病人住医院，她都会前往医院照顾，帮助护理，帮助打扫卫生。

那个年代温州矾矿医院矽肺病人居多。矽肺病人痛楚的情形，她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当时医院没有专门的护士，于是她天天往医院跑、往病房里钻，

忙里忙外，跟病人们打成一片，以至于屡被病人家属误以为是医院的职工，还对她提出不少的要求，甚至还有过对她辱骂的事情发生，母亲却从不辩解。

多年如一日，我敬佩母亲的义举。一次回乡探亲的一天，我悄悄跟随母亲去了医院，临近医院门口，突然看见两个女人抬着一个装谷子的大箩筐向医院飞奔而去，箩筐里装着一个晚期矽肺病人。矽肺病是我们这里矿山最为普遍的职业病，晚期矽肺病人的典型症状是胸部疼痛，呼吸困难，苦不堪言。若病人身体稍有动躺则加剧疼痛。为了减轻痛苦，最原始的土法是病人卷曲在箩筐里，将身体紧紧挤在一起。送医时，就连人带筐一起抬。母亲见此情形，便一个箭步追了上去，帮着她们往急诊室送。母亲俨然是行家里手，一进急诊室，母亲就告诉病人家属不要乱动病人，并嘱咐护士准备氧气瓶，紧接着喊：“哪位力气大的，把病人从箩筐里抱出来。”当时除我之外，现场没有其他合适的人。我赶忙走到病人前，母亲这才发现我也在场，她先是一愣，随即就直接指导我如何正确地把病人从箩筐里抱出，又如何减轻病人的痛苦。由于箩筐已被挤压得严重变形，不能使用蛮力、又要保持病人卷曲的姿态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病人从箩筐里拉出来，然后按照母亲的指导将病人按原姿势放到病床上，我也仍然保持抱病人的姿势，两只手紧紧地挤住病人，身体紧紧地贴着病人，和病人相拥在一起。母亲一边协助我一边不忘安抚病人，其贴心的言语举止让人动容。当医生给病人打了止痛针，上了氧气瓶，母亲这才舒了一口气。此时，病人慢慢地睁开了眼睛，深情地盯着我母亲，眼光里充满着感激……

母亲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一下子就

高大起来，她专业操作不亚于一个专职护士，简直就是一个白衣天使。

我父亲六十九岁那年患了重病，我母亲不得不离开医院，回家守护照顾我父亲。我母亲对我父亲体贴入微、无微不至。为了不让我们工作分心，她独自扛了五年，直到我父亲逝世。我母亲自己受苦受累，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好的生活环境，成就了我们的事业，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。

我母亲79岁那年，身患腰椎病，行动不便。她不顾我们全家人的反对，执着地住进了乡村养老院，把养老院当做是自己的家，一住就是十年。很多老人，病人，残疾人住养老院时不安心，闹着要回家。我母亲像部队的指导员一样，一个个去做思想工作，劝他们安心留下，并以自己乐观豁达的心情感染着他们，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关心和帮助他们。

我退休以后，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陪我母亲住养老院，发现我母亲经常帮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梳头、洗脸、穿鞋等，甚至还钻到床底下帮人捡东西，与养老院的人和谐共处。在养老院的最后一年，我母亲不慎摔断了股骨头，躺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。两位老板的母亲亲自伺候我母亲，轮流为我母亲端水、送饭、洗澡、喂饭、喂药等，并每天晚上守护着我母亲，像亲人一样关爱我母亲。好人有好报，也许这就是养老院对我母亲的最高奖赏。

母亲这一生想到的总是别人，唯独没有自己。她在粒米不进的弥留之际，正赶上我们清明扫墓。她仍以颤颤含混的声调叮嘱身边的人：“天气热，扫墓的人多，家里要多烧点茶水。”这是她人生的最后留言，也是为我们奉献的终极爱心。声音虽小，却强烈震撼着我的心。

母亲走了，她洒向人间的仁爱，永驻我们心中。

山村，童年和梦里的光

苏尔进

多少年来，在我生命中一直有个情怀在支撑着，那就是农村的童年情怀。像我这样一个从小山村走出来的小伙子肩负着改变命运的使命，而能支撑我完成这个使命的力量源泉就是农村的情怀及父母的期望，正是这样的情怀与期望让我有了拼搏的动力，让我在岁月的沉淀中不断书写着岁月流年里的故事，同时也不断滋养着我那颗疲惫和忧伤的心灵。

童年山村的早晨，人们是在那一声声雄鸡“喔喔”打鸣声中醒来的。那时的山村生活，真正是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“原始”生活，现在想来也许是那个时候的农村少有通电、大多数人家点着煤油灯，人性淳朴的缘故吧。

童年记忆中的山是苍翠、充满活力的，一眼望去是大片大片的松树林。山涧有茂盛的灌木丛，孩子们像猴子一样穿梭在野径中，嘴里哼着只有自己才能听懂的歌谣，每逢雨季，漫山遍野都是寻找野菌、野果的人，野菌种类繁多，有牛肝菌、鸡枞菌、青皮菌、铜锣菌、鸡蛋菌、松茸菌、竹荪及地香菇等，而野果更是有覆盆子、车厘子、野柿子、野山楂、野葡萄……数不胜数的野菌、野果和野菜陪伴着我的童年。

童年记忆中的水是甘甜，让人回味的。小伙伴们有的在小溪里戏水，有的在小溪石滩上翻石头找小螃蟹，有的挑着钩担两边挂着的水桶去井边打水，那溢着水的小身子一颠一簸地小跑；各家各户的换洗衣服都是妇女端着大木盆去溪边洗的，她们一边唠嗑着东家长西家短，一边挥着木棒敲打着水中的衣

服，溅起水花发出“噗、噗、噗”的声音……还记得那时村里有个孤老，我们都叫他“墩伯”，由于他年轻时躲避国民党抓壮丁自毁右脚，所以家里水缸里挑水的事情都被孩子们抢着去做。孩子们那么积极，是因为每挑一担水可以得到墩伯给的5分钱，挑满水缸里的水可以赚个2毛钱。

童年记忆中的人，是忙碌而充实的。大人们要么在各自家里干农活，要么去镇里打零工，虽然累但是很开心。村里家家户都有大水缸及猪栏，孩子们放学后的家务活就是挑水及打猪草，他们玩的是打纸炮、溜铁圈、跳皮筋、下石子棋（五步棋），以及在屋前屋后玩捉迷藏。一到晚上大家都拿着自家小凳子去村里有11寸黑白小电视的一两户人家门口等着看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和《射雕英雄传》，虽然那电视机时不时就会发出“滋、滋、滋”的小蚊子声音，但是依旧影响不了孩子们渴望看电视的热情，晚上洗好澡后也是大人们聚在一起的最佳时光，这个时候，大伙会聚在一起交流一下各自的见闻，家长里短的事拿出来讨论，院子里热闹一片。

童年记忆中的情是醇香、无法忘记的。一家有困难，家家户户都会无偿来相帮。一家农活缺人手，都是一叫便到；调皮点的孩子如果欺负邻家小孩，父母第一时间是教训自己孩子，然后去跟被欺负的小孩道歉。还记得我读小学五年级时，我和班里几个同学由于个子高，在假期的农忙时间还被老师叫去田里帮忙拔秧干农活。那时候农村最热闹的就是建房子、娶媳妇，或是过春节、端午、中秋等传统节日了。春节时小孩子穿着新衣服跟随大人走亲访友

吃美食；端午节时各家各户都在包不同的粽子，煮粽子时香飘几里；中秋节的晚上，孩子们摆好桌椅放上月饼赏月，然后用小毛竹插在柚子，并在柚子上插香烛，举高高地从村口游到村尾，又从村尾回到村口，时而唱着歌、时而舞着柚子上的香烛，就像一条火龙在飞舞；村里哪家娶媳妇最热闹，新娘子三天不出门，而这三天是允许村里的大人小孩去闹新房的。所谓的闹新房一般都是晚上大人们带着自家小孩去新娘的房间对诗，新娘子坐在床头，小姑娘坐在旁边出题，谁家大人对得上诗句就得到一把花生瓜子或糖果，这时孩子眼睛是闪着星星的……

时过境迁，转眼三、四十年过去，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梯田荒废成坡地，房子也只有几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留守，大部分的人为孩子读书或者生计生活在城里，真正从地里刨东西吃的年轻人基本上没有了。如今的山村早晨，很难听到孩子们嬉戏、喧闹的声音了。

我一直很庆幸我是山村走出来的孩子，质朴的农村情怀与执着的信念也成就了今天的我。曾经我的昨天，是在泥潭中挣扎，从业务员到高级讲师，曾受邀主讲了128场央企、国企和行政单位的大型职业培训。我的故事其实很平凡，那时更多的是一种坚持和信念，是一种灵魂深处的执着，让我甘愿在疲惫的黑夜里，一次次感悟着“我是谁、我靠谁、谁靠我”的九字真言，还有一些故事带给我的冷暖。于是在今天，我的文字就会从内心记忆的碎片开始流泻，在我看到的各种感悟里诞生。

中草药故事

芦根的传说

尤荣开

雁荡山大山深处，相传从前有一户姓田的家徒四壁穷人，生活艰辛，好不容易老年得子，但在一年秋冬之交，由于孩子受了风寒，烧得满面通红，昏睡不起，穷人急忙去镇上的药铺买药。外号叫刘一刀的黑心药店老板慢悠悠地对穷人说：“要退烧，就得吃羚羊角，离了羚羊角，发烧退不了。”

穷人急忙问道：“那羚羊角需要多少钱？”刘一刀说：“退烧需要五分羚羊角，名贵药材，一分一两，五分五两银子。”

穷人哪里有这么多银子，便向刘一刀哀求能不能少要点钱。刘一刀把脸一沉说：“穷鬼，买不起药就别来，我还不想卖给你呢！”

穷人听了非常气愤，但又没有办法，无奈之下只有忍气吞声走出药店。

穷人刚一迈出药店，就碰见了一个衣着褴褛的叫花子。叫花子同情地对穷人说：“退烧不一定要吃羚羊角不可，我教给你个法儿，不花一分钱，就可以退孩子的烧。”

穷人听了非常感激，急忙问道：“好师傅，什么法儿？”

叫花子说：“你赶快到池塘边挖些芦根，用水洗净后，给孩子煎成汤药喝，烧就自然退了。”

穷人听了连忙到村外池塘边上挖了些鲜芦根，用水洗去根上的泥沙，切成半寸长，煎成汤给孩子灌下去。果然，一剂服后，高烧略退一点，二剂服后，嚷着要吃饭，三剂过后，孩子烧退病愈。

从此以后，村里的人都知道芦根能解大热，是一种退烧药，谁家发高烧的病人，便去挖些芦根，再也不去药店求那个刘一刀了。

从此，芦根的药效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田头屋角的芦根也就成了一味不花钱能退烧的民间草药。



药用芦根

注释

【植物形态】芦茅属多年生草本。秆可达4m，直径0.2~1cm。叶广披针形，长30~60cm，宽1~3.5cm，先端渐尖，基部钝圆。边缘粗糙；叶鞘圆筒状；叶舌极短，截平或为一圈纤毛。圆锥花序长10~40cm，分枝纤细，呈毛帚状，下部枝腋间有白色柔毛；小穗紫褐色，长1.2~1.6cm，有4~7小花，第1小花常为雄性，其它为两性；外稃无毛，第2外稃基盘棒状，具长0.6~1.2cm的柔毛。颖果长圆形。花果期夏、季。

【性味归经】甘，寒。归肺，胃经。
【功效】清胃生津止呕；清肺利尿。
【应用】主治胃热津伤。用于肺热、淋病。
【用量用法】15~30g，鲜品加倍，并可捣汁服。

風土